

5,《张恨水传》解玺璋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对于大多数人而言，张恨水只是过气了的一个通俗小说家。但是，张恨水不止是一个曾经风云大江南北的通俗小说家，还是一个著名的报人，抗战胜利时曾获颁勋章。无论是作为通俗小说家，还是著名报人，张恨水都是被革命史观革命文学观严重低估的人，其被低估程度，当不输于张爱玲。我过去读过一些张恨水的小说，对我也有一些影响，在新浪博客上，我用的题签就是“空有剑胆琴心，徒叹百无一用”——剑胆琴心，最初就是从张恨水小说来。但我过去却从未仔细去了解过张恨水，解玺璋老师这本传记，倒是真正给我补上了一课。

作为报人的张恨水，在受成舍我之邀掌世界日报之明珠副刊时，与读者作者的约法三章：

“一、绝不谈大问题。政治上也罢，社会上也罢，只捡琐碎的事来说。

二、绝不批评大人物。我们从前就犯这个毛病，蚍蜉撼树~而实在不平的事也太多，管得了吗？

三、不研究高深的学问。柴米油盐酱醋茶里边，哪有什么高深学问，不过凑成三章罢了。”

其实真是这样才能活得长久。活着，才有其他，才可能有未来。这样活着，也未必猥琐。枣花虽小，烂漫，也能结实。历史的尘埃遮蔽了许多东西，有价值没价值的东西。当政治认为没价值应该消灭或封存的时候，有价值的东西也往往被湮没了。



6,《漫长的告别》钱德勒著 新经典·南海出版公司

钱德勒的侦探小说《漫长的告别》，真好看。这种黑暗题材的小说，从一个意外偶然开始，层层铺开，真是引人入胜。让我回想起年轻时读《有朝一日》（《假如明天来临》）时的感觉，爱不释手。这种爱不释手读完，与读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——前者紧张而轻松，后者紧张而沉郁。不仅情节铺陈，还有语言。钱德勒的语言也是非常独特，金句颇多。

比如：“说一次再见，就是死去一点点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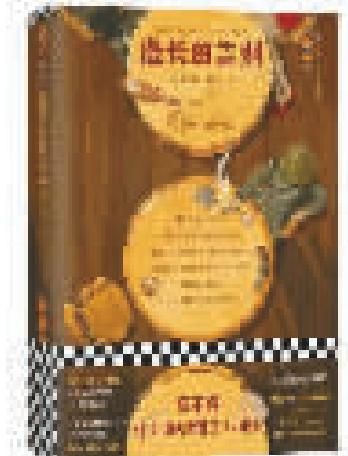
“从他的眼神看得出来，这个人在酒缸已经淹到发际线了。”

“陌生人可以继续往前走，假装没听见。”

“（有钱人）没什么真正的乐趣。有钱人不知道。他们从没体验过真正的快乐。除了别人的老婆，他们从不特别想要什么东西，和水管工的老婆想给客厅添置新窗帘相比，这种欲望实在苍白得很。”

“大多数时候我只是在杀时间，时间却不太肯死。”

“酒精就像爱情，第一个吻是魔法，第二个吻是亲密，第三个是例行公事。然后你就要脱姑娘的衣服了。”



7,《旧俄书事》斯维什尼夫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

这是我买的一本旧书，比较偏门。本书讲述了旧俄时代俄国首都彼得堡的旧书商和市场的情况，从中也可一窥旧俄出版业和思想管制的状况，以及对彼得堡人对读书的一点癖好。很奇怪有人会出这样的书，也奇怪像我这样的人还会买它并读完它。

8,《卡夫卡中短篇小说选》卡夫卡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

这本书，里边部分以前读过，算是重读，像《变形记》《洞穴》等。

卡夫卡的小说，充满怪异的想象，以及悖谬，荒诞，非理性，震撼，是自我的分裂与异化，但也充满着对命运的抗争和探索——嗯，套用库切的话来说，有一种“形而上的奋斗”在里：无论是《变形记》里人变甲虫，还是《一份致某科学院的研究报告》里猴子的人类生涯，以及《一条狗的研究》，和《洞穴》里成天为一粒掉落的沙子去向担惊受怕的鼹鼠，都隐含着这种抵抗和探索。像《在流放地》这样的小说，如果拿掉卡夫卡的名字，第一次读我会以为是俄国小说。

小说大多隐含着某种哲思。当然，本书一些篇章也有写得很一般的，没有能展开。

■作者简介

朱学东，路边美食达人，专栏作者，资深媒体人。做过大学老师、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，曾任《南风窗》总编辑、《中国周刊》总编辑、《新京报》传媒研究院副院长。

